

● 看不见的硝烟 ● 巡官身边的神秘老乡
● 周公馆门外的特殊警察
● 失踪的十七张特务人事卡



金都血案

——旧上海警察系统中共地下斗争纪实

上海文化出版社

● 易庆瑶主编

金都血案

111
L46
464

——旧上海警察系统中共地下斗争纪实

易庆瑶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沪)新登字104号

责任编辑：何国栋

封面设计：何智明

**金都血案——旧上海警察系统
中共地下斗争纪实**

易庆瑶 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71,000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500册

ISBN 7-80511-485-4/I·155 定价：3.90元

编委名单：

主 编 易庆瑶

副 主 编 唐长发

编 委 陈关福 周云发

 姚鸿光 黄亦群

后 记

《金都血案——旧上海警察系统中共地下斗争纪实》一书，主要是在搜集了帝国主义巡捕房和国民党警察局内中共地下党组织进行斗争的史料基础上再创作的纪实文学集。

在编写此书过程中，我们曾得到了各方的大力帮助。其中部份文章的主要素材，是由黄亦群、沈子明、董行健、胡煜明等同志提供的，在此谨致谢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年过八旬的离休老干部刘峰同志不辞辛劳，看阅了本书全部稿件，核实了不少史料，其精神深为我们所感动。

由于水平有限，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九一年四月

目 录

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里的地下工作(代序)·····	张承宗(1)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代序)·····	朱达人(8)
地下党发出警告·····	汪殿林(10)
金都血案·····	姜龙飞(28)
周公馆门外的特殊警察·····	王晓鸥(58)
摊贩事件的前前后后·····	毛炳甫 黄亦群(71)
战斗在敌人心脏·····	郑国棠(89)
巡官身边的神秘老乡·····	一 介(108)
活着,走进黎明·····	陈鹏举(117)
特种部队在黎明前起义·····	姚 村(138)
失踪的十七张特务人事卡·····	卓 然(152)
白色恐怖下的日日夜夜·····	周云发(168)
看不见的硝烟·····	吴建民 曹敏捷(202)
附录:·····	(229)
“警委”的几个秘密据点·····	(229)
“针头小楷”的由来和作用·····	(232)
一本非同寻常的小辞典·····	(233)

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里的地下工作

(代 序)

张承宗

抗战初期，我曾联系过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部分职员的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受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委派，领导国民党警察局里的地下工作。由于这个原因，十年内乱期间，我被多加了一条“里通国民党”的罪名，甚至胡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里直进直出，并掩护国民党几个师的人员潜伏下来。真是肆意诬蔑，血口喷人，荒谬绝伦！其实，解放前我从未踏进过上海租界巡捕房或国民党警察局的大门，我是到地下党有关同志的家里，或者到约定的掩护机关里去会面或开会的。

我党在上海租界的巡捕房里，长期做过工作。如王范同志，1931年就在巡捕房当过巡捕。以后我党曾在巡捕房里建立过支部，1933年遭到破坏。1936年又发展了个别同志，到抗战开始后，重新恢复了支部，逐步壮大了党的队伍。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党通过多条渠道，加强了捕房和国民党警察局里的地下工作。

抗战初期，我联系过中法校友联谊会的工作，其中有法租界公董局及法捕房的党员，如张云啸、吴复培、郑振华、袁锬田等同

志,开展法捕房里职员、翻译、警官方面的工作,直至日军侵占租界,这些关系交给江苏省委的情报委员会负责。公共租界工部局华员俱乐部中,有王大超同志等,主要是开展工部局华员和公共租界巡捕房中警官的工作。

抗战开始,在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下,在两租界巡捕房的下层巡捕中,恢复和建立了党的支部,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约有党员40人左右。1942年至1945年8月,江苏省委机关撤至淮南根据地,成立华中局城工部,领导上海、江浙一带敌占区的地下斗争。这时汪伪接管了租界巡捕房,改为伪警察局,我党地下警察支部坚持了在伪警中的地下斗争。警察支部的负责人邵健、刘峰、苗雁群、窦敬良等同志,都先后到城工部学习过,有的进华中党校参加过整风,有的把家属子女带到根据地,在那里学习和工作。日本投降前夕,地下警察支部领导党员和外围群众,配合党领导的地下军和职工群众,进行过打击敌伪,配合新四军的里应外合活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警察系统已在11个单位中建立了支部,党员发展到130多人。

解放战争时期,成立了地下的警察党委,由市委直接领导,我分工联系,一直到上海解放,把组织关系全部转给市公安局党委李士英同志。地下警察党委由邵健同志任书记,刘峰同志任副书记,马益三、贾永顺、姜敏、苗雁群、刘诚等同志为委员。解放后邵健同志曾任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不幸在十年内乱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邵健同志是个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好党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勤恳工作,是个能够打开局面的好同志,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解放战争时期,地下警察党委领导所属党员,团结周围群众,配合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和上层爱国民主运动,进行了各种方式的隐蔽斗争,宣传党的政策,从内部瓦解伪警,对反对美蒋

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反破坏、反搬迁，保护警察局档案财产、迎接解放，起了应有的作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在配合新四军在上海周围的活动中，在反对国民党“甄别伪警”的斗争中，警察系统的地下斗争以新的姿态出现，警察的政治觉悟和同情人民革命的思想日益增长，把本身提高待遇、获得解放的要求和人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一支革命力量。在这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1946年至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对党员普遍进行了教育，巩固党的工作。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党的力量大为加强。同年冬天，开展了立功运动，并加强党员的气节教育。

1948年冬至1949年初，又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次发展是革命形势的需要，是党的工作的需要。当时“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总任务已摆在面前。上海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中心城市，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强大，是我党与国民党斗争的一个重要地方。我们必须准备几种可能：一是顺利地配合解放军进占上海；二是国民党可能顽强抵抗，进行大破坏、大屠杀；三是也有可能我部队几进几出，反复斗争。争取最好的前途，准备应付最坏的可能，是当时地下党的斗争目标，全体党员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应作好充分准备。临解放前夕，地下警察党委已建立一个总支（下属两个分支）、17个支部，分布在总局、各分局、保安中队及监狱中，党员总数约500人，外围积极分子2000多人。

1949年初，警察党委的成员为了配合整个迎接解放的斗争，分别参加了由地下市委直接领导的沪东、沪西、沪南、沪北、沪中等大区委的工作，使基本群众工作同敌人心脏内部的工作结合起来。地下警察党委所属各支部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做了许多工作，如进行调查研究，监视特务及国民党上层反动头目；保护监狱中的政治犯不被国民党杀害；反对国民党破坏、

逃跑,保护机关档案;配合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为解放军做向导。黄浦分局在解放军进入市区时,首先扯起欢迎上海解放的旗帜,其他分局也在配合军管会接管政法、公安部门等方面,英勇奋斗,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这个时期,学生、工人、职员等党的系统里,也都有一些党员打入国民党警察局以及特务机构、警备司令部等机关里进行地下工作,为解放上海作出了贡献。

现在,上海解放已经 42 年了。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打入敌人内部进行工作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成功的、必要的。

毛泽东同志在《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指出:“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认真贯彻执行这个指示,是开展国民党军政警机关团体中地下工作的关键。有些同志认为在国民党警察机关里发展党员是组织路线问题,他们不知道上海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警察局的实际情况和我党的政策。上海租界里的巡捕,后来大部分成为国民党警察,他们的阶级成分绝大部分是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小市民,也有一些流氓分子。他们在捕房里地位低下,生活困苦,受帝国主义压迫,除少数洋奴外,绝大多数有民族自尊心,对现实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不满。因此,在我党的正确引导下,他们愿意参加或同情人民革命运动。他们的原籍大都是河北、山东等省,抗战时期这些地区是我八路军游击区或根据地,他们的家属亲友多半是老区人民,受我党影响很大。租界时期,国民党在巡捕房中影响很小;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管了汪伪警察局,才开始有国民党、三青团的活动,可是大多数警察是从租界巡捕房转来的老人员,由于我党在巡捕房中进行过长期的工作,汪伪时期又坚持了地下斗争,所以我党的影

响在群众中占优势。不论从建党的需要和可能，或者从阶级基础和群众条件来看，当时我们在巡捕房和国民党警察局中发展党员，都是符合党的政策和客观规律的。

在国民党警察中进行工作，基本上和在国民党士兵中进行工作相同，是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的必要措施，较之基本群众部门的工作，更为隐蔽，更应注意反对性急和暴露。要在警察中长期交朋友，相机宣传党的主张，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外围组织，在条件成熟时发展党员，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对警官的工作是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有些同志怀疑在国民党警察局中的党组织是否起作用，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在敌人内部进行工作，一定要根据环境的特点，决定组织形式和斗争方法。隐蔽精干，长期埋伏是为了积蓄力量，待机行动，决不是隐而不动。消极的隐蔽决不能提高党员素质，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因而是没有战斗力的，也积蓄不起力量来。地下警察支部在交朋友的基础上，经过一定时期的宣传教育，将积极分子分散地组织在党员的周围，同时，根据条件可能，建立外围组织，以扩大影响。曾经用过的外围组织的名称，有“新警同盟会”“新友同盟会”“新警同仁会”以及以后的“互保立功委员会”等。“新”是暗指新四军。

警察局党组织还根据警察的特点和切身利益，发动和组织各种方式的斗争，包括秘密的，半秘密的，公开合法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抗战时期曾秘密进行募捐，支援新四军。1940年曾因要求增加工资罢过岗。抗战胜利前夕，准备与职工、学生一起，配合新四军进攻上海。

1945年国民党接管汪伪警察局后，对原有警察进行所谓“甄别”。警察支部领导反甄别运动，要求复职，其中部分不能复

职的，要求发给养老金。这个公开合法的斗争，团结了广大警察，增强了他们的斗争信心。

1946年11月，为了配合反饥饿、反内战的人民革命斗争，在警察中发起同情运动，支援工人、学生，同情和支持摊贩的斗争。1947年6月，国民党企图淘汰老警察，增加新人员，并将新警察改为警员。经过发动群众，秘密贴标语，发传单，进行“骚扰式”的斗争，保护群众利益，结果迫使国民党改变政策，其企图未能实现。1947年7月27日警察与宪兵发生冲突，发生“金都事件”，部分警察罢工，并成立后援委员会，使国民党当局惊恐异常。1948年国民党镇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爱国民主人士，开黑名单，大逮捕，加强法西斯统治，制造白色恐怖。地下警察党委及时向上级组织提供调查资料，通报敌特动态，保卫了党的组织，保护了群众领袖。

1949年开展互保立功运动，建立互保立功委员会，监视特务及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保护机关档案，掌握要害部门，系统地调查政法及警察局的政治情况，适时地向反动头目发出2000余封警告信。并按照地下党整个部署，广泛进行约法八章的宣传，配合各方面进行护厂护校，保护机关，反对国民党破坏，里应外合，迎接人民解放军，维护地方秩序。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地下警察党委在配合第二条战线的人民革命运动中，形成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一大批无名英雄在敌人心脏内部进行着隐蔽的胜利的斗争，是整个地下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中钱凤岐、刘家栋、钱文湘和蒋志毅四同志在斗争中被捕，敌人施用各种酷刑，他们坚贞不屈，最后英勇牺牲。

十年内乱时期，“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对市公安局的地下党员，百般污蔑，残酷迫害，使许多同志身心遭到严重摧残。结果没有发现一个叛徒特务，除掉警官中有少数人由党

组织指派打入的以外，也没有一个参加过国民党。

事实胜于雄辩，蚍蜉撼树谈何易。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里的地下斗争史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忠贞战斗的同志永远值得我们崇敬，诬蔑地下警察党委组织不纯者可以休矣！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代 序)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朱达人

解放前上海的警察机构，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为了获取情报，掌握敌人行动，反击敌人的阴谋破坏，达到保卫自己的目的，想方设法地深入敌人营垒内部，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本《金都血案——旧上海警察系统中共地下斗争纪实》，收集记载了战斗在帝国主义巡捕房和国民党警察局内的中共地下党，从建立组织至上海解放，前赴后继斗争了将近 20 年的光辉业绩。他们先后在中共江苏省委、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中共上海市委的直接领导下，贯彻中央关于敌区工作方针，发动和依靠群众，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抓住战机，利用矛盾，在各个历史时期，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根据获取的情报，千方百计地保护、营救党的干部和爱国人士，分化瓦解敌人内部；并为迎接上海解放，保护武器、档案，配合解放军接管等方面，作出了历史的贡献，有些同志在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这本集子中，也反映了革命前辈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他们忍辱负重，长

期埋伏,不畏艰险,斗智斗勇,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是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市局法制宣传处和公安史志研究室邀集了本市一部分作家、记者以及公安内部的作者,以革命前辈可歌可泣的斗争史料作为素材,撰写了这些感人的文章,并编印成书,公开出版,奉献给广大人民群众和公安干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公安机关担负着十分光荣、艰巨的保卫任务。承前才能启后,继往才能开来。我建议广大公安干警,特别是中青年同志,认真地读一读这本集子,从中学习革命前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以砥砺革命意志,为维护社会稳定,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障上海的改革开放作出新的贡献。

1991年6月

地下党发出警告

汪殿林

1949年春。黎明正逼近太平洋西岸的上空。

湿漉漉阴沉沉竟日不绝的细雨，给动荡不安的大上海蒙上了厚厚一层神秘莫测的面罩。每当夜幕降临，日作夜息的人们便关紧了自己的门户，深巷里只有迫于生计的妓女才敢踏着泥泞的碎石子路面出没游荡。

荷枪实弹的军警成了这个大都市的主宰。国民党警察局“飞行堡垒”满街乱窜发出的阵阵恐怖叫声，已组成这个城市的主旋律，丧心病狂地撕扯着善良民众的心灵。清晨，就连那些报童的叫卖声，也因暴戾新闻太多而使闻之者心惊肉跳。

浓重的血腥气在这块土地上不断蒸发。

“要枪毙人啦！”

“大新公司前枪毙了两个银元贩子！”

又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司空见惯的人不为所动，胆小怕事的人远而避之，唯有胆大好事者纷纷跑去看“热闹”。

血，还是热的。血，还在流淌。

突然，一长列由警车、摩托车组成的军警车队从虞洽卿路（现西藏中路）对着人群横冲直撞而来，不少人被军警手中乱舞的警棍打得皮开肉绽，鲜血四溅。哭声、咒骂声、吆喝声响成一

片。

“闪开！”一老者避之不及，已被身后的一个警察蹬出四五米远。

紧随在车队之后的，是一辆崭新的黑色“别克”轿车。

江苏某小报一名年轻女记者正巧路过，她一眼瞥见轿车后排座位上的那个人：年约40岁，上身着黑绸子布纽扣便服，长得瘦削，铁青着的脸呈猢猻相……

“毛森！”女记者差点没叫出声来——印象太深了，她忘不了这个没有人性的恶魔。

—

“毛森何尝不是一条疯狗，他欠下的血债真是太多了！”

说话的是中共地下“警委”书记邵健。这个年方36岁的汉子，身材修长，虽只读了几年夜校但仍显得英俊潇洒。为了适应当前紧张的斗争形势，于1949年3月底，邵健和“警委”副书记刘峰、“警委”委员姜敏在迪化路（现乌鲁木齐中路）93号召开了这次党的秘密会议。

在此之前，“警委”的秘密活动大都集中在山阴路（现中山北路）上的“锦源面粉店”举行。那房子是组织上花了11两黄金租下后辟为秘密联络点的。刘峰住进去时化名刘鹤舫，公开身份是面粉店老板。临近上海解放了，组织上考虑到“锦源”与市区隔着一条铁路线，一旦战事紧张，造成交通隔绝，“警委”与各总支就会失去联系，因而，又建立了迪化路93号秘密联络点。

93号联络点的知密范围较之“锦源”更小，除了中共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知道外，只有邵健、刘峰、姜敏三人，甚至连“警委”另四名委员也不知情。